

初冬,回到长江边的朱沱古镇。这里是我的故乡。

因要修建深水良港,老街已拆除了好几片偏街小巷。我踏着瓦砾,回到场背后曾经生活多年的赖家院子。站在门前,又见到了满载着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记忆的堰塘。

这里原本没有堰塘,是一片菜园庄稼地。上世纪50年代末,镇上要求居委会组织居民兴水利挖堰塘。经过半年劳动,一口深两米、约六亩、呈不规则形状的堰塘完成了。因紧靠赖家院子,堰塘得名赖家堰塘。它地处二郎山下,常年有雨水从山上往堰塘内注入,水源充足,水质清澈。

住家离江边远的妇女们喜欢来堰塘边洗衣裳,塘边时常能听到她们家长里短,相互戏谑,笑声朗朗。男人们也常来这儿挑水回家。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这里是周边孩子们的天堂。

每至入夏,住在赖家院子的十多个男孩儿喜欢跑去塘里洗澡、游泳、嬉戏。我和弟弟就是在这里学会游泳的,然后再跑到长江中去放滩。原本沉寂的赖家院子,因这口堰塘平添了无限生气。

堰塘里本没有鱼。院子里的陈姓人家常去长江撒网捕鱼,将捕获的小鱼带回放入塘中。鱼慢慢长大了,就有人在塘边伸竿钓鱼。居委会见塘里有了生机,也去买了些鲫鱼、鲤鱼养在塘中,并在塘边钉上“禁止钓鱼,违者罚款”的牌子。

鱼慢慢多了。夏日清晨,缺氧的鱼儿会浮出水面吐泡泡。夜深人静,总听见鱼在塘里蹦跳,跃出水面的鱼足有一斤多,闹得动静很大。那时物资一律凭票供应,吃的东西少,肚里油水不多,老听那些鱼“稀里哗啦”蹦跶,我俩兄弟心活了,便悄悄商量去弄点鱼。

怎么得手呢?我和兄弟找到竹器社的师傅,用南竹做了20多只竹签,一头拴着两尺多长的鱼线和鱼钩,钩子穿上肥大的蚯蚓,待夜深人静时悄悄下到塘边,将竹签深深地插入塘边泥土中,然后回家睡觉。其实躺在床上毫无睡意,心里老是惦记鱼啊,鱼……

凌晨5点,天还没亮,我俩便偷偷起来摸到塘边,一块一块收取竹签。嚯,果然有鱼!竟有十多条鲫鱼呢!赶紧收完竹签,将鱼放进篓里,我俩又悄悄溜回家睡大觉了。

第二天一早,我俩将“战利品”收拾利落,拿平时舍不得吃的油煎鱼,煎得满屋都香喷喷的。虽然一家人都享了口福,连饱嗝都散着鱼香,父母亲却高兴不起来,吃完还厉声批评了我俩一顿:“不准再去弄鱼,这是偷盗行为!”那你们干嘛还吃啊?虽然心头不服气,但我俩此后也没有再网过鱼。

堰塘

罗安南



夏天多雨,有时下大雨甚至下暴雨,山上雨水汇成大大小小一条条山溪注入塘中,不到半天,堰塘水色变黄,水满溢出,流到场背后的水沟,再流入长江。

此时鱼塘的缺口水流很大,不少鱼儿随水流涌出鱼塘,在沟中“哗哗”游动。我立即回家拿来背篋、撮箕,跑到流水口处接涌出的鱼儿。院子里大人娃儿都拿来工具,在两米宽的流水口和溪沟水处接鱼、捉鱼。一个叫“毛牛”的大孩子,见我桶里有20多条鱼,就悄悄伸手去捉。我赶紧阻止他,却被一把推进水里。我与他打起架来,不一会儿,我父亲赶来拖开我俩,又从桶里捉了几条鱼给毛牛。看毛牛

洋洋得意走了,我又不解又委屈。父亲叹气:“哎,他家也穷。都不容易。”

当天下午,居委会在堰塘缺口处安上了栅栏,又在周围钉上了“禁止捕鱼”的牌子。

一年遇天旱,庄稼缺水,堰塘附近几个农村生产队代表找到镇上居委会干部商量,同意他们抽水抗旱。那个年代没有电,十来个农民搬来几条龙骨车,轮换着不断摇动水车,堰塘像开了闸口一样,水顺沟流向干涸的稻田。水快抽干了,居委会又请人来捉鱼。待捕鱼人离开后,几个院子的小孩蜂拥而至,跳进污黑的浅水塘里寻觅漏网的小鱼和泥鳅黄鳝,满塘的污泥浊水溅得孩子们满头满脸黑黢黢的。大人们看热了眼,也加入到抢鱼的队伍中,整个塘里成了一锅粥,扑的扑、抓的抓、撮箕、背篋、面盆、水桶……各显神通,热闹非凡。大约一个多钟头后,大家一脸满足回家,准备打牙祭喽!

堰塘带给我的除了快乐,也有另一种称得上惊吓的回忆。一年暑期,我们兄妹几人带着孩子回来看望父母。父母叮嘱我们不要让小孩跑到鱼塘去玩水。没想到我那6岁的外甥女趁人不备,带着不满3岁的小侄女去塘边捉小青蛙。一个不小心,小侄女滑进塘里,在水里乱扑腾,吓得外甥女哇哇大哭。在塘边洗衣服的冯婶见状,一头跳进水里,将我侄女抓上岸,救了她的小命。我们闻讯买上礼物上门拜谢冯婶,婶子满不在乎地说:“谢啥,救人一命,添人寿缘呐!”

而今,踏进曾经生活了20多年的赖家院子,眼前情景让人唏嘘不已:院子里原有的十来户人家早已人去屋空,房屋破烂,瓦砾遍地,内外大小天井长满苔藓,院坝荒芜……

昔日的赖家院子人,今朝去了何处?乡愁顿生,失落的惆怅溢满心窝。我站在院坝堰塘坎边,驻足良久,思绪万千……那熟悉的院落、那熟悉的堰塘,如今虽已荒废,但儿时的美好记忆,永远不会淡出心田。

迁离在骨头里 呼唤乡音

杨翠

钢筋骨头,水泥肌肉
在峡谷口
在山林纵深
种一粒项目的芽笋
一垒挡水的骨头和肌肉就从土里冒出
重力坝、拱坝、土石坝、堆石坝
从此,截断云雨
截断回家的溪流,串门的鱼
还截断迁离,与故土

村庄消失在一朵骨头花里
一群牛羊被赶往高地
庄稼俯身,与土地最后一次耳语
那条冷清的小路在呼唤一场迁离的背影
一座小桥仰头,久久地望着它的替身
像完成一项使命
又像有无数心愿未了的弥留耄耋

村头一公分一公分落下去
小桥一寸一寸落下去
土地一片一片落下去
山梁上,站着一群土地熟悉的目光
眼泪在脚底一寸一寸升起

乡音,与这世间一滴泪一滴泪的隔绝
和祖先的骨头一起
浸泡在水底

雪峰山脆柿

(外一首)

王行水

长大成熟的柿子这些天颇为苦恼
有人唤作脆柿有人唤作甜柿
有人徘徊在脆与甜之间难以取舍
干脆一股脑无厘头喊成脆甜柿
小名再多也得有个大名啊
名分的柿子暂时自定为雪峰山脆柿
尽管意犹未尽很留一些不舍
毕竟自己是正宗的雪峰山自然之子
亮出这个身份足以行走天下
每想到此柿子不免偷着笑了
笑多了的柿子底气十足眉飞色舞
揣着内心的甜蜜和爽口的
的香脆
带着雪峰山珍的传
奇匆匆上路
去与全世界的网红
和吃货们相亲



寒潮来了

雨雪冰冻天气
赶在冬至之前
驾着寒潮驾着风
如入无人之境
马蹄形朝北开口的三湘盆地
一下被风雨冰雪盛得满满
西边的武陵,东边的雪峰
两大带刀侍卫也站得一身凛冽
毛驴铺子端出的火锅炉火正红
炉火映红的怀化人搓手激动
山里的亲戚被一阵风刮进城里
随身带来了瑞雪莅临的消息
乡下已嗅到了辛丑牛年的牛气
一壶大号的五溪窖已经温热
其中还加了点麻阳的古法红糖
值得为来年的好日子干杯

科普文学



编委会顾问:王合清 杨树海
编委会主任:祁美文
编委会副主任:钟红兵 马德凤
编委会成员:
王元贵 吴应俊 潘万山 陈绪安
兰立莉 黄定坤 陈学斌 谭钦芯

江南曲

唐·李益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
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知识点】

诗中所谓的“潮有信”指潮信。潮水与月亮围绕地球转动有关,因为天体之间的互相吸引,在地球表面的水系形成潮流涌动。古人把发生在早晨的高潮叫潮,发生在晚上的高潮叫汐。潮汐的产生当然都是准时和有信的,这种有信与诗中少妇丈夫的无信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注释】

- ①江南曲:古代歌曲名。
- ②瞿塘贾:在长江上游瞿塘一带作买卖的商人。贾,商人。
- ③弄潮儿:涨潮时戏水的人,或指潮水来时乘船入江的人。

本诗摘自《科普诗词100首》